

· 文学· 美学研究 ·

# “墙”意象的文化考察

郑积梅<sup>1</sup> 王 伟<sup>2</sup>

(1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2 郑州轻工业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墙”从单纯的建筑存在转化为秩序和规范的象征。由于这种转换, 文学作品中的男女“隔墙”相恋、逾墙而逃的情节, 无疑成了突破封建礼法制度、追求自由爱情的行为象征。“心墙”意象在现当代的鲁迅、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围城》中也有很多表现。

[关键词] 墙; 意象; 心墙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08) 05-0198-03

作者简介: 郑积梅, 女, 河南罗山人,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伟, 男, 郑州轻工业学院教师,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 一、“墙”意象的生成

墙在人类生活中起着抵御风寒、保障安全的作用, 也是房屋界域的标志。这是墙作为建筑的一部分的自然属性。墙的存在象征了自我与外界公共社会的隔离。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特别是儒家伦理文化的发展, “墙”又成为秩序和规范的象征, “墙”往往象征着男女之别、男女之防、男女之隔, 这时的“墙”从单纯的建筑存在转化为秩序和规范的象征, 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文化功能。

由于“墙”的秩序和规范性特征, “跳墙”则被蒙上一层伦理色彩, 成为具有贬抑含义的描写词语。《孟子·滕文公下》谴责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钻穴隙相窥, 逾墙相从”的行为, 其结果是“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告子下》也有描述: “轸兄之臂而夺之食, 则得食, 不轸则不得食, 则将轸之乎? 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 则得妻, 不搂则不得妻, 则将搂之乎?” 在孟子那里, “墙”则被赋予体现男女之防、设置伦理秩序的文化内涵。“钻穴逾墙”是悖越理制大逆不道的行为。

在中国文学场景中, 男女爱情尤其是男女私情往往和“墙”或“跳墙”联系在一起。不得其允的青年男女, 一旦两情相悦, 常常会通过“跳墙”的方式, 来完成男女二人的“相见欢”。早在《诗经》中类似作品既已大量出现, 《诗·郑风·将仲子》篇: “将仲子兮, 无逾我墙, 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仲可怀也, 诸兄之言, 亦可畏也。”

战时宋国的美男子宋玉, 在其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中, 提到东家之女子“登墙窥臣三年, 至今未许也”。汉语成语“偷香窃玉”讲述的是晋代美男子韩寿的“跳墙”故事, 事出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第三十五》:

韩寿美容姿, 贾充辟以为掾(古代的属官), 充每聚会, 贾女于青琐中看, 见寿, 说之。恒怀存想, 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 具述如此, 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矫捷绝人, 逾墙而入, 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 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 闻寿有其香之气, 是外国所贡, 一着

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騫, 余家无此香, 疑寿与女通, 而垣墙重密, 门阁急峻, 何由得尔? 乃托言有盗, 令人修墙。使反曰: “其余无异, 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 非人所逾。” 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 即以状对。充秘之, 以女妻寿。

这个韩寿逾墙窃香的故事, 生动地再现了“垣墙重密, 门阁急峻”情形下两个有情男女逾礼幽会的细节。同时, 由于这个故事的的存在, 后人就把“偷香窃玉”当作男子通过不合礼法的方式得到心上女子的代称。“跳墙”也大致成了“突破礼法”、“逾越规范”的代称, 富含文化和伦理意义。

前代文化赋予“墙”的这种特定的文化内涵, 在唐诗和宋词中也有大量反映。唐代的王维、李白、李商隐、元稹都在自己的诗作中使用过这种积淀了特殊文化意蕴的“墙”及其相关意象。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 “妾弄青梅凭短墙, 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 一见知君即断肠。” 虽然作者声称写作目的是“止淫奔”, 但事实上, 这种“墙头马上”故事还是“窃玉偷香”的别种“逾墙”演绎。李白有《效古》“自古有秀色, 西施与东邻”, 王维有《杂诗》“王昌是东舍, 宋玉次西家”, 李商隐《楚宫》“王昌且在墙东往, 未必金堂得免嫌”。元稹的“墙”文化意识最为浓厚, 其《古艳诗》《压墙花》都以“墙”意象统领全诗, 在其传奇代表作《莺莺传》中, “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宋词中有“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将男子隔墙闻听女子的娇笑而生发出爱慕的心理感受准确而微妙地表达出来。此外, 秦观的《调笑令》词, 赵令畴《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都有对“墙”意象的描述。

元代的散曲中也频频出现“墙”的字眼。“粉墙高似隔银河”(兰楚芳散曲《沉醉东风》)、“数枝红杏, 闹出围墙”(滕斌《题情》)等, 这里的“墙”往往象征的是闺房、家室, 或者道德伦理的规则。这种用法延续到今天, 我们仍然把男女之间的婚外恋爱称为“红杏出墙”或者“出墙”。

在自朴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墙头马上》和王实甫的《西

厢记》之后,伴随着它们的巨大影响,后世更多的小说戏曲拿被赋予特定文化内涵的“墙”意象大做文章,如元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明阮大铖的《燕子笺》、清代李渔的《风箏误》。

## 二、“跳墙”恋爱模式的演变

“跳墙”作为男女之间恋爱的一种方式,更多地出现在戏曲当中。在元明及至后来的许多戏曲中,男女主人公“隔墙”相恋、逾墙而行的故事情节反复上演,几成才子佳人爱情叙事的一种模式。鲁迅对此很是不以为然,“历来野史,或讹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sup>[1]</sup>“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sup>[2]</sup>鲁迅的批判自有其道理,但这种“跳墙”模式和结局的“大团圆”又往往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两大看点。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对涉及“墙”的题材情有独钟。他的两部作品《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和《墙头马上》均是通过主人公的“跳墙”来完成的一段爱情故事。《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中,男主人公马彬在董秀英家的花园墙头上窥视,引起了秀英的注意,之后,经过隔墙弹琴、联诗,仆从中间递诗等过程,最终定下了东墙之约。马彬于是跳墙赴约,与秀英在墙下花丛中男欢女爱,成就美好姻缘。另一部“跳墙”恋爱剧本《墙头马上》,本是对白居易《井底引银瓶》的改写。“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一个墙头一个马上的“墙头相慕”到了白朴的笔下就演变成了“墙头相慕,逾墙欢会”的故事。书生裴少俊春游时,偶遇在花园游玩的李千金,裴少俊写诗挑逗,“只疑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刘郎肠已断,为谁含笑倚墙头?”而李千金即刻会意,约定裴少俊当晚跳墙来会,“深闺拘束暂闲游,手捻青梅半含羞。莫负后园今夜约,月移初上柳梢头。”这种增加“跳墙”情节的戏曲故事还有明代孙柚的《琴心记》,本剧讲述的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史记·列传第五十七·司马相如传》记载:

乃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

这里原本有“情挑”和“私通侍者”,但没有“跳墙”的情节。而在《琴心记》中,心猿意马的司马相如在西斋看见鸟飞花动,怀疑文君来到,弹奏《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兮求其凰”,文君闻听感叹,司马相如的反应是:“事有古怪,你听墙外低吟,其声清婉,莫是小姐果在那厢。待我手板庭树,跳过高墙。正是尽情传绿绮,拼死为红颜”,正待跳墙,却有人来,不得相会。所以,司马相如有了“将成好事多魔障,天上人间只隔墙”的唱词。这里的“跳墙”情节是白朴的再创作。“隔墙”相恋、逾墙而

从的情节,无疑成了突破封建礼法制度、追求自由爱情的行为象征。

古代文学最为经典的“逾墙”文学是《西厢记》。从唐朝到元代,莺莺和张生的故事广为流传,宋有官本杂剧《莺莺六么》、赵令畴《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金代有院本《红娘子》、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到了元杂剧的《西厢记》,“墙阻”和“跳墙”设计得以成熟。两个你有情我有意的男女因为墙的阻隔,才生发出一系列生动、诙谐、一波三折的故事。从“墙角联吟”到“隔墙奏琴”,再到红娘传信,张生兴冲冲跳墙意与莺莺相会,错悻红娘,却不料莺莺出于羞涩而变卦惹得张君瑞相思。这种种诙谐、轻松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墙”的作用在“阻隔”、“间隔”、“分离”,正因为有了阻隔和分离,人物的相聚和欢会才更扣人心弦。戏剧围绕“墙”的设置,巧妙地处理了故事叙述的断延、情节的张弛、人物的离合、故事进展的快慢等。在这类爱情故事戏剧中,墙的存在增加了悬念和矛盾,强化了戏剧冲突,故事情节的发展更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墙”和“跳墙”在剧本中就有了象征意味。

## 三、“心墙”意象的现代表现

以《西厢记》为例,在崔张爱情故事的铺展过程中,横在他们之间的“阻隔”和“障碍”,不仅仅表现在具像化的“墙”上,而且还体现在文化、伦理等方面的阻碍。即在《西厢记》里,不仅存在可见之墙,而且还存在不可见的无形的“墙”——一种无形的“阻隔”和“障碍”。这种“阻隔”和“障碍”一样为设置戏剧矛盾冲突,表现主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两个主人公奔向爱情的途中,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普救寺”之墙,还有一些由于封建礼法制度、个性甚至于误解所产生的无形的“墙阻”。

张生首先遇到的这种“墙阻”是红娘。因为佛殿偶遇,张生情牵俏佳人。当他遇到红娘要去与方丈商谈作法事事宜时,他迎头开始自我推销:“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生,并不曾娶妻……”但红娘兜头一盆冷水,“谁问你来?”甚至发怒:“噫!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君知‘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这番话,可谓张生遇到的第一堵墙。后来红娘的“策反”使得这堵墙得以消解。

张生遇到的第二堵墙是老妇人。具体表现为老妇人的拒婚。普救寺之围化解之后,张生奔赴老妇人的宴请,原本以为可以和梦中佳人共效于飞,“(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老妇人的话也在崔张之间竖起一道厚厚的障壁。在《西厢记》所有的“墙阻”中,老妇人的“墙阻”是最高大坚固的。它构成了戏剧冲突的中心,而其他“墙阻”的存在,只不过是众星捧月。而最终这堵墙壁的瓦解,有情人终成眷属,剧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封闭结构,剧情随之结束。

虽说故事讲的是崔张爱情的一波三折,但在张生和莺莺之间,也存在着无形的“墙阻”,这“墙阻”是莺莺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受到的伦理法度造成的影响和她作为大家闺秀的羞涩所形成的“心墙”。从传笺约会到相见赖简,最终下定决心,自动送上

门去,消解的是封建礼教的“墙阻”。

从特定意义上来讲,“普救寺”的墙,由于有了上述种种的“墙阻”,因而具有了象征意味。除了这堵砖石之墙,在各等人物之间还有心墙、礼教之墙、伦理之墙。具现之墙与无形之墙的重重设置,使得这个“跳墙”文学文本比之其他的“跳墙”之作高出一畴而成为经典。

这种具墙之外的“心墙”意象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表现。翻检鲁迅的作品,作者的“心墙”意识可谓触目惊心。《故乡》中,当我们还沉浸在对少年闰土伶俐、勇敢的想象中,回响着鲁迅对闰土的感叹,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sup>[3](P504)]</sup>,他那一声谦卑的“老爷!”彻底打碎了我们心中的那个少年形象,也更能体会鲁迅为什么“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sup>[3](P507)]</sup>这障壁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生生拉开了两个曾经纯洁少年的心。《伤逝》中,子君和涓生为了自由爱情发出呼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sup>[4](P115)]</sup>他们也曾轻畅“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sup>[4](P114)]</sup>两颗年轻的心贴得那么近。然而,在他们意识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时候,他们的心早已蒙上了灰尘,难以沟通,没法交流。最终,爱情失去了,生命陨消了,留给生者的只是无尽的悲哀。《祝福》中,在祥林嫂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对她竖起的厚厚的“墙壁”,因为再嫁和丧子被认为是不洁的女人,她走到哪里都是“碰壁”——四叔家不准她沾祭祀的物品,鲁镇的看客和听众用嘲笑的“墙壁”来抵挡祥林嫂的倾诉。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也不能体谅祥林嫂死亡之前对“我”文化的含义,对于“灵魂和地狱的有无”也不能作出让她满意的回答,徒增祥林嫂对死亡的恐惧。曾经对生活充满希望的祥林嫂,被鲁镇的封建卫道者和愚昧麻木者一点点地绞杀。

被李欧梵称赞为“沦陷都会的传奇”的张爱玲,其小说世界文章主角是各种不同的“海上花”,为了生存,彼此都隔膜甚至是钩心斗角,母子之间没有亲情,夫妻之间没有爱情,朋友之间没有信任。每个人看上去关系都很近,但彼此又都相互防备,都给对方竖起“心墙”。《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因为金钱嫁给一个短命的病人,夫死之后,她费尽心机争得可怜的家产,似乎还有小叔子的爱恋,但她终于看清小叔子是因为钱财而企图勾引她,骚动的心门随之紧紧关闭。曹七巧因为防备而设置了重重障碍来确保自己守住金钱,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儿媳,因为防备而对他们产生窥视心理,乃至葬送了儿女的幸福。媳妇死掉了,儿子抽上了大烟整天吞云吐雾,似乎就要获得爱情的长白也最终“一步步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因为金钱,曹七巧铸了一把金锁锁住了自己,也砍杀了子女。她简直是一个活的僵尸。《沉香屑》中葛微龙靠着自己的年轻貌美,用身体换来了些许钱财,却被黑

了良心的“姐妹”吞没了。她对男人财产的转移和“姐妹”对她的坏良心同样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算计和防备,心墙不能拆除,结局也在意料之中。《倾城之恋》中,寡妇白流苏因为“倾城”而获得爱情,文章结尾有这样的描写:

那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

……

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

尽管这堵墙让浪子范柳元下定决心与流苏结婚,但城墙的“极高”、“冷”、“粗糙”、“死的颜色”又怎么能让我们忘怀他们之间的进退来回和流苏受到的熬煎?这熬煎或许也正像那堵墙,什么都完了,它还在,让人刻骨铭心,就像难以愈合的伤疤。

钱钟书的《围城》同样展示的恐怕不仅是一种恋爱哲学:围城里的人想出来,围城外的人想进去。芸芸众生无非就是在不同的围城之中进进出出。经历了事业、爱情和婚姻家庭各个方面的失败。这种失败,究其原因,大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孤独造成。隔膜与孤独在他们之间竖起了厚厚的“心墙”,使人怎么也难以摆脱自己的困境。在三间大学,从一校之长高松年到中层主任李梅亭、韩学愈,再到普通教师范小姐等,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心怀鬼胎,互相倾轧。方鸿渐在与鲍小姐、苏小姐、周小姐、唐小姐、孙柔嘉的交往中,不能了解鲍小姐、苏文纨,他们彼此是隔膜的;唐晓芙与方鸿渐,彼此都怀有真挚的感情,但又误会不断,还是隔膜在作怪;方鸿渐与孙柔嘉组成的小家庭里,斗嘴怄气如园子里蔓延的杂草,牵牵绊绊难以理清。所以,方鸿渐慨叹:“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俗话说:男人与女人因不了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这固然有理,但分手之后恐怕又会渴盼再次“结合”。城外的人想往城里冲,城里的人想往城外挤。《围城》就这样从各个方面表现方鸿渐的孤独,但孤独的决不仅是方鸿渐。不拆除“心墙”,人生到处是围城。钱钟书的深刻在《围城》中就这样体现了出来。

[收稿日期] 2007-12-11

## 参考文献

- [1] 鲁迅·清之人情小说[A]·鲁迅全集·9[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2.
- [2] 鲁迅·明小说之两大主潮[A]·鲁迅全集·9[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1.
- [3] 鲁迅·故乡[A]·鲁迅全集·1[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 鲁迅·伤逝[A]·鲁迅全集·2[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郭洪]